# 李慕云线全剧情线

**场景**

（雨天环境，时间浮现在页面上，2018年9月1日）

我不太喜欢学校的食堂，

因为抢饭的人实在太多。把楼道挤得水泄不通。

我的内脏因饥饿纠缠在一起。

我居住的县城有两所比较好的高中

中考走狗屎运，考得还不错，就来到了这里。

一晃眼已经高三了

伴着妈妈的催促声，我走进校门。

**Week 1: 雨天是城市的祭日**

**场景**

时间像无声的潮水，不经意间已将我们推至高三的彼岸。教室里的空气仿佛都比以往凝重几分，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无声的号令，催促着每一个人。我与李慕云，做了近三年的同学，虽不算形影不离，却也是彼此校园生活中熟悉的存在。她的座位，依旧在我旁边，仿佛成了这三年流转中一个不变的坐标。

**人物对话**

> 李慕云 ：（数学老师刚刚离开，她就像一只松了口气的鸟儿，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肘，声音带着刚结束鏖战的疲惫，又有一点熟悉的雀跃）“喂，还活着吗？给补充点弹药。”

> （她熟练地从书包侧袋摸出一个精致的小袋子，里面依旧是她亲手烤的饼干，这次是简单的圆形，上面用巧克力画着抽象的笑脸。）

> 李慕云 ：“新配方，‘morning饼’，专治高三数学后遗症。快尝尝，看能不能把被导数绑架的味蕾解救出来。”

>

> 我 ：

> 选项一：（接过饼干，笑着摇头）“也就你，还有心思研究校长饼干。不过……谢了。”

> 选项二：（接过饼干，仔细看了看）“画功倒是‘稳定发挥’。这次又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”

> 选项三：（没有立刻接，而是看着她略显苍白的脸）“你脸色不太好，昨晚又熬夜烤饼干了？”

**旁白**

近三年的相处，早已让我们之间褪去了最初的客套。她的“中二”在熟悉的友人面前，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、对抗压力的暗语。

> 李慕云 ：

（如果选择选项一，她会得意地皱皱鼻子）“那是，精神食粮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！”

> （如果选择选项二，她会假装生气地瞪眼）“什么叫奇怪？这是艺术！……好吧，这次真的只是加了点海盐，平衡甜度。”

> （如果选择选项三，她的笑容会瞬间黯淡一下，像电压不稳的灯泡，随即又迅速亮起，带着一种刻意的轻松）“哎呀，没事儿！就是……刷题刷晚了嘛。快吃你的！”

然而，就在她转身去够书架上的水杯时，动作幅度稍大，那穿了三年、洗得有些发白的校服袖口再次向上滑落。这一次，我清晰地看到，在那道熟悉的旧痕旁，添了一道新鲜的、更为刺目的红痕，边缘甚至带着些许青紫。
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高二那年春天，我也曾在她弯腰捡笔时，瞥见她后颈衣领下有一小块类似的淤青。当时她解释说是不小心撞到了体育器材。我相信了。可如今，在这高三刚刚开始的、寻常的午后，这道新的伤痕，像一根冰冷的针，刺破了三年来由无数饼干、玩笑和摇滚乐碎片编织成的、看似坚固的日常帷幕。

我回忆起更多细节：她偶尔在课间操时流露出与“小太阳”人设不符的、深切的疲惫；她书包上那个她无比珍视的、印着平泽唯的吧唧，有一次莫名其妙地碎裂了，她只是默默收起来，什么都没说；还有几次，她在听到窗外突如其来的、重物落地的声响时，会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一下。

这些被繁忙学业和日常琐碎掩盖的碎片，在此刻，被这道新鲜的伤痕串联起来，指向一个我一直不愿、或者说不敢去深究的事实。李慕云，她的世界里，一直下着一场我所不知道的、冰冷的雨。

我没有立刻点破。只是默默吃掉了那块“morning饼”。海盐的微咸在舌尖化开，恰到好处地中和了巧克力的甜腻，却让我尝到了一种更深沉的、复杂的滋味。那不仅仅是饼干的滋味。

高三的生活，像一台精度失控的复印机，日夜重复着试卷的苍白与墨迹的焦渴。周三午间的下课铃，是这漫长复制过程中一次短暂的卡顿。当“汉堡”———这周食堂唯一的、带着近乎救赎意味的金黄色泽的传说——被写在告示上时，平静的假象瞬间碎裂。人群化作一股盲目的激流，冲向那唯一的、散发着油炸食物原始诱惑的窗口。

李慕云在喧嚷中回头，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，平日里那些关于摇滚与饼干的诗意仿佛被瞬间蒸发，只剩下最本能的、属于生存竞争的专注。

**人物对话**

李慕云：（她的声音在鼎沸人声中显得异常清晰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）“老战友，守住左翼！我从右路包抄！战术目标——活下去，并且把‘敌人’带回战壕！”

我：（被人潮推搡得步履蹒跚）

选项一：（被她燃起斗志）“明白！为你架设人肉盾牌！”

选项二：（望着汹涌的人潮，倒吸一口凉气）“这阵仗……比导数压轴题还令人绝望……”

**旁白**

那是一场微型的、关于生存的战役。当我们终于突破重围，像两个得胜还朝的士兵，捧着那用汗水与毅力换来的、纸袋已被油渍浸润的“战利品”，在食堂最喧闹的角落坐下时，一种奇异的宁静笼罩了我们。

她小心翼翼地揭开包装，仿佛在开启一件圣物。金色的面包，熔岩般流淌的芝士，以及那块厚实的、被热油激发出原始肉香的肉饼，在那一刻，构成了比任何诗歌都更直指人心的存在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眼中闪烁着近乎虔诚的光芒。

李慕云：“赢了！这就是……活着的味道啊！”

她大大地咬了一口，腮帮子被塞得鼓鼓囊囊，满足地眯起眼，像一只在秋日阳光下终于储满粮食的、心满意足的松鼠。那一瞬间，她脸上没有任何精心维持的“小太阳”面具，也没有袖口下伤痕所暗示的阴霾，只有最纯粹的、属于食物和胜利的、近乎原始的快乐。

李慕云：“我妈以前总说，能吃是福。尤其是靠自己抢来的东西，吃起来特别香，感觉……把一部分世界攥在了自己手里。”

（她顿了顿，咀嚼的速度慢了下来，目光落在汉堡层层叠叠的横截面上，声音低了一些，像蒙上了一层薄纱）

李慕云：“……不过她现在，好像尝不出什么味道了。说我做的饼干……太甜，腻得发慌。”

她说完，像是要堵住某个即将泄洪的闸口，又用力咬了一大口，仿佛能将那话语里渗出的苦涩也一并囫囵吞下。午后的阳光透过食堂高大的玻璃窗，斜照在她微微汗湿的额发和因咀嚼而鼓动的脸颊上，光尘在她周围飞舞。这个短暂的、充斥着油炸食物香气的瞬间，剥离了所有关于家庭、学业与未来的沉重叙事，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在兵荒马乱的青春里，与同伴分享着一份微不足道却来之不易的温暖的女孩。这份真实，带着烟火气的粗糙与温度，比她任何一款精心烤制的饼干，都更深刻地烙在我的记忆里，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、酸涩的温暖。

窗外的阳光依旧明媚，黑板上粉笔的印记依旧清晰，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已经不一样了。高三这一年，注定了不会仅仅只有试卷和分数。那道伤痕，像一个无声的启示，预示着一段潜藏在平静表象下的、暗流，即将开始涌动。

**Week 2: 拳皇**

**场景**

高三的第一次月考成绩，像一盆冰水，浇熄了我仅存的侥幸。数学卷子上那个鲜红的、刺眼的分数，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我过去一个月的所有努力。放学铃声响起，我麻木地收拾着书包，周围的喧嚣与讨论成绩的声音都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模糊而遥远。

“喂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
我抬起头，是李慕云。她没像往常一样立刻绽放出那种向日葵般的笑容，只是微微蹙着眉，眼神里是清晰的担忧。

人物对话

> 李慕云 ：（轻轻碰了碰我桌上那张皱巴巴的试卷）“看来……‘morning饼’的效力不够啊。”

> （她顿了顿，声音放得更轻了些）

> 李慕云 ：“别收拾了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
>

> 我 ：（情绪低落，没什么兴致）“去哪？图书馆还是自习室？我没什么心情……”

> 李慕云 ：（忽然打断我，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、罕见的强硬）“不去那种地方。今天，我们去执行‘正义’。”

> （她看我一脸茫然，终于露出一丝熟悉的、略带狡黠的笑容）

> 李慕云 ：“电玩城。用拳头和必杀技，把那些该死的圆锥曲线大题，从脑子里统统打出去！”

旁白

我几乎是被她半拖着离开教室的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她一路上都在用她那套独特的“理论”试图开导我。

> 李慕云 ：“你看啊，数学就像游戏里的最终BOSS，看起来吓人，但只要找到套路，摸清它的出招规律，总有通关的一天。一次没打过，有什么关系？多攒几条命，下次再战嘛！”

> 她挥舞着拳头，像是在对着空气释放“暗勾手”。“今天，我们就去虐菜，找回自信！”

场景转换：电玩城

震耳欲聋的音乐、绚烂闪烁的灯光、游戏机发出的各种电子音效……瞬间将我们包裹。这里是与学校、与试卷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。李慕云熟门熟路地换好游戏币，径直将我拉到一台有些年头的《拳皇97》机台前。

人物对话

> 李慕云 ：（投下币，熟练地选中了八神庵、不知火舞和特瑞）“来，老战友。今天，我就是你的陪练。把那些让你不爽的，想象成屏幕里的对手！”

>

> 我 ：

> 选项一：（被她感染，拿起摇杆）“好！看我怎么把它们‘KO’！”

> 选项二：（还是有些提不起劲）“我……我不太会玩这个。”

> 李慕云 ：“没关系！乱按也行！重点是，把情绪发泄出来！”

旁白

我选择了选项一。起初，我的操作还很生涩，人物在她操控的八神庵诡异的笑声中被一次次击倒。但渐渐地，沉浸在激烈的对抗和炫目的光影中，试卷上那个红色的数字似乎真的在一点点变淡。

> 李慕云 ：（在我的人物又一次倒下时，大声鼓励）“对！就是这样！别怕他！看准时机放必杀！”

> （她自己也玩得极其投入，眼睛紧盯着屏幕，手指在按键上飞快跳跃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）

> 李慕云 ：“屑风！暗拂！……接八稚女！耶！搞定！”

> 当她成功用一套华丽的连招将我的角色击败时，她会兴奋地举起手臂，像个赢了比赛的孩子。而就在她又一次高举手臂欢呼时，那宽大的校服袖子，因为动作幅度过大，猛地滑落到了手肘。

时间，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

在她白皙的小臂上，靠近手肘内侧的地方，一道深紫色的、狰狞的淤痕，毫无征兆地撞进了我的视线。那绝不是不小心磕碰能造成的痕迹。它像一条丑陋的虫子，盘踞在那里，与这周围欢快的气氛，与她脸上兴奋的笑容，形成了无比刺眼、令人心碎的对比。

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动作瞬间僵住，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。她飞快地、几乎是慌乱地将袖子拉了下来，用力之猛，仿佛想要将那不堪的证据彻底掩埋。

> 李慕云 ：（声音失去了刚才的雀跃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生硬地转移话题）“呃……该、该你了。选、选草薙京吧，他比较好上手……”

**旁白**

接下来的对局，气氛变得有些异样。我们都沉默了许多。她不再大声指挥，只是默默操作。我看着屏幕上跳跃的角色，脑海里却反复浮现出那道刺目的淤青。它像一记无声的重拳，比考试失利更让我感到沉闷和疼痛。

原来，她所谓的“执行正义”，所谓的“找回自信”，不仅仅是为了我。或许，在这个充斥着噪音和光影的角落里，她也想暂时逃离那个会让她手臂留下这种伤痕的世界，也想用虚拟的拳头，去对抗一些现实中她无法对抗的东西。

当我们离开电玩城，晚风拂面，带着凉意。她默默走在我身边，许久，才轻声说：

> 李慕云 ：“那个……今天的事，别跟别人说。”

> （她指的，不仅仅是电玩城，更是那道伤痕。）

> 李慕云 ：“还有……一次考试而已，真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> 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、沉重的力量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我那点关于考试的烦恼，在她所承受的重量面前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我们并肩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，各怀心事，共享着这份沉默背后，无人言说的酸涩与温暖。那个夜晚，拳皇的必杀技和那道隐藏在衣袖下的淤青，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高三、关于成长、关于隐秘伤痛的，复杂而深刻的记忆。

周二下午，最后一节体育课是自由活动。天空不知何时积聚起了厚厚的铅灰色云层，光线变得晦暗，空气湿重，仿佛一拧就能出水。我因为忘记带水杯，提前回到了教室。推开门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李慕云独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面向着窗户。她并没有在看书或写作业，只是安静地坐着，望着窗外压城的乌云，背影在空旷的教室里显得有些单薄而脆弱。她的课桌上，放着一块烤得明显过火、边缘焦糊、形状模糊的饼干，像一朵被遗忘在烈日下枯萎的花。

她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到来，直到我走近，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。她缓缓转过头，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极具感染力的笑容，只剩下一种淡淡的、仿佛被水洗过的疲惫，眼神像是蒙上了一层薄雾。

**人物对话**

> 李慕云 ：（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窗外即将落下的雨）“要下雨了。我不喜欢下雨天…那个人，总喜欢在这种天气里来。”

> （她拿起桌上那块焦糊的饼干，指尖轻轻触碰那黑色的边缘，仿佛在触摸某种不祥的预兆。）

> 李慕云 ：“你看，我又失败了。‘迷茫云朵饼干’…我好像，总是烤不好这种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。”

>

> 我 ：

> 选项一：【在她身边的空位坐下，放柔了声音】“那个人…是你爸爸吗？”

> 李慕云 ：（她轻轻点了点头，目光依旧没有离开那块失败的饼干，声音更低了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）“他…喝醉了就会来。在楼下喊，砸门…声音很大，很吵。妈妈会吓得躲起来…我们可能，快要搬走了。搬去一个很远，他找不到的地方。”

> 选项二：【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安慰，指向饼干】“形状不重要啦，说不定味道很棒呢？外表只是装饰而已。”

> 李慕云 ：（她抬起头，对我露出了一个极其苦涩的微笑，那笑容比哭泣更让人心疼）“是吗…可是，有些东西，形状要是坏了，里面的味道好像就跟着一起变了。比如…‘家’。”

**旁白**

她的坦诚像一把小小的、并不锋利的锥子，轻轻敲碎了那层阳光的外壳，露出了里面潮湿而真实的忧虑。教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、沉闷的雷声，像巨兽在云层后翻滚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将目光转向我，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里，此刻盛满了希冀与一种深不见底的不安，仿佛在悬崖边摇摆，等待着最后的判决。

> 李慕云 ：“这个周末…也许，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周末了。”

> （她停顿了一下，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，指节微微发白。）

> 李慕云 ：“你…愿意来我家吗？我还有很多…很多种饼干，想和你一起分享。我还可以教你做最简单的…就当是…给我，也给我们短暂的同桌缘分，画一个…稍微甜一点的句号。”

此时，游戏界面清晰地弹出选择：

> 这是一个关键的选择，将影响李慕云的命运。

> 选项一：【坚定地答应，给她一个安慰的笑容】“好，我一定去。把地址和时间告诉我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要一起尝尝‘胜利’的滋味吗？” （此选择将开启深入了解与潜在帮助的路径）

> 选项二：【面露难色，犹豫地避开她的目光】“对不起…我这周末，家里好像有很重要的事，已经定好了。真的…很抱歉。” （此选择将导向无法挽回的结局）

**旁白**
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窗外的天色又暗沉了几分，雨意迫在眉睫。如果你选择了选项一，你能清晰地看到她眼中那摇曳欲熄的火苗，像是被投入了新的燃料，猛地亮了起来。尽管眼圈有些发红，但她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迅速从笔袋里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、边缘画着小小饼干和闪电的便签纸，工整地写下一个地址，塞进你手里。她的指尖冰凉，触感像雨前的空气。

> 李慕云 ：（声音依旧很轻，但多了些微弱的、真实的力量）“周六下午…三点。我…等你。”

**如果我选择了选项二，**她眼中那最后一点微弱的光，像被风吹灭的烛火，瞬间熄灭了，只剩下冰冷的灰烬。她低下头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声音小得几乎被窗外渐起的风声吞没。她没有再看你，只是将那块焦糊的“迷茫云朵”饼干，紧紧地、紧紧地握在了手心里，仿佛那是她唯一能抓住的、冰冷而坚硬的现实。

> 李慕云 ：“…没关系。我…明白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感觉到，一扇刚刚对我打开了一条缝隙的门，正在你面前，缓缓地、沉重地关上了。门外，是即将到来的、无尽的、冰冷的雨天。一种莫名的失落和预感，像潮湿的苔藓，悄悄爬上了我的心头。

---

Week 3:

**场景**

（  **此 场景仅在Week 2选择选项一时触发**  ）

周六下午，天气意外地短暂放晴，阳光挣扎着穿透云层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你按照地址，找到一片建于上世纪末的居民区。楼房外墙有些斑驳，爬满了岁月痕迹，但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和窗台摆放的绿植，依旧顽强地诉说着生活的气息。李慕云的家在三楼，敲门后，开门的是她本人。

她系着一条干净的、印着卡通烤箱图案的围裙，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，几缕碎发垂在颊边，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和一丝努力掩饰的黑眼圈，但看到你的瞬间，她还是努力扯出了一个笑容。

“你来啦。”她侧身让你进去，声音比在学校里轻柔许多，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沙哑。

公寓内部出乎意料地整洁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空荡。家具简单，款式老旧，但擦拭得一尘不染，仿佛某种无言的坚持。然而，客厅角落里那几个半开的、装着杂物和书籍的纸箱，以及墙面上几处颜色略浅、显示曾经悬挂过相框的印记，无情地昭示着“即将离开”的事实。空气中弥漫着刚烤完饼干的、温暖的甜香，试图努力掩盖那股若有若无的、属于离别和不安的清冷气息。

一位面容憔悴、眼袋很深，但依旧能看出与李慕云有几分相似轮廓的妇人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，努力挤出一个温和而疲惫的微笑。

**人物对话**

> 李慕云妈妈 ：“你就是慕云的同桌吧？她常在家里说起你，说你对她很照顾。谢谢你来看她。来，吃水果，阿姨去给你们倒水。”

> （她的语气温柔，但声音里透着深深的倦意，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愁绪。）

> 李慕云 ：（似乎想尽快逃离这略显沉重的气氛，拉着你快步走进她的小房间）“快来，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们！”

> （房间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齐。墙上贴着几张有些卷边的摇滚乐队海报，书架上除了课本，更多的是被翻得起了毛边的烘焙书籍和写满娟秀字迹的笔记本。窗边的书桌上，更是摆满了各种形状的饼干模具、裱花袋和装着各色糖珠的小瓶子。她如数家珍地指给你看：“这是‘星空玛德琳’，背面的贝壳纹路像不像星空？这是‘摇滚之心司康’，我偷偷加了橙皮丁，口感是不是很特别？……本来，还想研发更多新品的…”）

> （她的声音逐渐低下去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，充满了未尽的遗憾。）

>

> 我 ：

> 选项一：【直接切入核心，语气温和但关切】“真的……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一定要走？离开这里，离开学校，离开……朋友们？”

> 选项二：【提出建设性意见，压低声音】“这种情况，有没有再尝试报警，或者向街道、社区求助？留下证据，或许能有转机。”

> 选项三：【选择暂时逃避沉重，展现纯粹的陪伴】“今天先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？就做一种，叫‘李慕云’的饼干，怎么样？把你想留下的味道，都放进去。”

**旁白**

**如果我选择了选项一**，李慕云的嘴唇翕动了一下，眼眶迅速泛红，她低下头，用力摇了摇头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**如果我选择了选项三**，她会愣一下，然后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，用力点头。那个下午，你们在狭小却温暖的厨房里，称量、搅拌、塑形、烘烤。面粉偶尔会沾在她的鼻尖，她看着饼干在烤箱昏黄的灯光下慢慢膨胀、染上诱人的金黄色，会暂时忘记烦恼，露出那种你熟悉的、纯粹而明亮的笑容，指着烤箱说：“看！”但每当烤箱定时器响起，那笑容又会像潮水般退去，换上面对现实的落寞与茫然。

而如果你选择了选项二 ，李慕云和端着水进来的妈妈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有犹豫，有恐惧，也有一丝微弱的、几乎不敢触碰的期待。

> 李慕云妈妈 ：（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充满了无力感）“我们…报过警。不止一次。可他每次来，就是喝醉了在楼下吵，骂人，也没有真的动手砸东西或者打人……警察来了，也只能批评教育，让他离开。我们……我们也怕，怕把他逼急了，他会做出更可怕的事……我们孤儿寡母的……”

> 你 ：（思考了一下，尽量用沉稳而令人安心的语气说）“阿姨，慕云。我明白你们的担心。但是，如果他下次再来，你们可以在门内偷偷用手机录音，录下他骂人、威胁的话。或者，立刻给街道居委会打电话，也可以……打给我。多一个人知道，多一份力量。留下他骚扰的证据，报警的次数多了，警方也会更加重视。你们是受害者，不应该一直活在恐惧里，更不应该由你们来放弃一切逃离。试试看，好吗？为了慕云，也为了您自己。”

李慕云听着你的话，眼睛一点点亮了起来，那是一种绝处逢生般的微光。她看向妈妈，眼神里带着恳求和新生的勇气。

> 李慕云 ：“妈妈……我们……我们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就像他说的……我们不能再这样怕下去了。我想留下来，我想和大家一起毕业……”

李慕云妈妈看着女儿眼中久违的倔强和希望，又看看你，眼中闪动着泪光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最终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缓缓地、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那个下午，你们不仅烤了象征“希望”的饼干，更像是一场小小的、凝聚勇气的“作战会议”。你感受到了她们在长期压抑后，终于萌生出的、微弱却无比坚定的反抗意志。离开时，李慕云送给你一大盒精心包装好的饼干，站在门口，路灯刚刚亮起，昏黄的光线在她身上镀上一层温暖的轮廓。

> 李慕云 ：“谢谢你来……更谢谢你，给了我们……重新选择的勇气。”

你知道，危机远未解除，未来依旧布满荆棘，但一颗名为“希望”的种子，已经在这个雨夜前，被小心翼翼地埋进了潮湿的土壤。你握紧了那盒沉甸甸的饼干，仿佛也握住了她交付给你的、一部分的重量。

---

Week 4: 终局 · 无声的雨

**场景**

周一。天空从清晨就开始飘着淅淅沥沥的、冰冷的雨丝，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中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教室里，虽然灯光明亮，却莫名驱不散一种低气压。我一进教室，目光就下意识地、带着一丝忐忑投向那个靠窗的座位。

心，猛地一沉，像是骤然坠入了冰窖。

李慕云的座位，是空的。不是暂时离开的空，而是那种彻底的、被清理过的、毫无生气的空荡。桌面上干干净净，没有一本书，一张纸，连通常会被遗忘在角落的橡皮屑都没有。椅子也被规整地推入桌下。仿佛那个位置，从来就没有过一个会画饼干图案、会哼着走调的摇滚乐、会笑得像小太阳一样的女孩。那片空白，像一块冰冷的墓碑，突兀地立在熟悉的教室里。

**A. 希望犹存的好结局 （成功触发并执行了帮助计划）**

**人物对话**

> 班主任 ：（踩着早自习的铃声走进教室，面色比往常凝重。他站在讲台上，沉默了几秒，仿佛在组织语言，才缓缓开口）“同学们，请安静一下。占用大家一点时间，宣布一件事。”

> （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连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消失了，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什么，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那个空位。）

> 班主任 ：“我们班的李慕云同学，家里……最近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，她需要请假一段时间，暂时不能来上学了。”

> （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手掌不自觉地握紧。）

> 班主任 ：“但是，”他话锋一转，“因为她和她母亲的勇敢，以及……一些热心人士的及时帮助，她们面临的主要问题，目前正在通过合法的、正当的途径积极解决中。所以，李慕云同学，暂时不需要办理转学了。”

> （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和交头接耳声。）

> 班主任 ：“她过一段时间，处理完家里的事情，就会回来。希望大家到时能像以前一样，给予她关心和帮助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早读。”

> 你的手机在课桌下震动了一下，你悄悄打开，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 ：

> 信息 ：“是我，慕云。妈妈用新办的号码给我发了短信。谢谢你的‘勇气’，它真的起作用了。那天晚上他又来了，我们按照你说的做了，录了音，也联系了社区和警察……这次，真的不一样了。妈妈说我变得好勇敢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做新研发的‘话痨’饼干，说好了哦！不许忘！—— 你的战友。”

**旁白**

我紧紧握着手机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，长长地、无声地舒了一口气，仿佛将积压在胸口许久的、冰冷的巨石终于搬开。窗外的雨依旧下着，敲打着玻璃，发出细密而持续的声音，但此刻听来，却不再那么令人烦躁。你知道，这只是一场雨，总有停的时候。乌云背后，阳光正在努力地穿透，那份关于“勇气饼干”的传说，似乎真的以一种更坚实的方式，在她身上应验了。你看向窗外，雨幕中的世界模糊而柔软，心中充满了某种湿漉漉的、却充满生机的希望。

**B. 无法挽回的坏结局 （Week 2拒绝了邀请，或Week 3未能有效介入）**

**人物对话**

> 班主任 ：（走上讲台，他的脸色是前所未有的沉重和悲伤，甚至连“同学们好”的例行开场白都省略了，直接用了最沉痛的语气）“同学们……今天，有一个非常沉重、非常不幸的消息，要告诉大家。”

> （教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一种冰冷彻骨的不祥预感扼住了每个人的呼吸。你感到自己的血液似乎在瞬间停止了流动。）

> 班主任 ：（声音带着压抑的哽咽和难以置信的痛苦）“我们班的李慕云同学……她的家庭，在上周末……遭遇了巨大的不幸。她的母亲……不幸去世了。”

> （“嗡”的一声，你感觉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像被重锤击中。讲台上老师后续的话语变得模糊而遥远，只能捕捉到零碎的词句——“酒后滋事”、“持刀”、“闯入家门”、“抢救无效”……每一个词都像冰锥，狠狠扎进你的心脏。）

> 班主任 ：（用尽力气维持着镇定）“李慕云同学本人……幸免于难，没有受到身体伤害……但她已被其他直系亲属接走，将会离开这个城市，办理转学……具体的去向，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尊重家属意愿，学校不便透露。希望大家……能记住李慕云同学平时善良、乐观的样子……这节早自习，大家自己静一静吧。”

**旁白**

你僵在座位上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冷了，凝固了。周围同学低低的啜泣、震惊的抽气声和难以置信的议论声，像隔着一层厚厚的、冰冷的玻璃，模糊而不真切。你只清晰地感觉到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紧紧攥住，窒息般的疼痛蔓延至四肢百骸。视线开始模糊，窗外的雨声变得异常清晰，每一声都敲打在你空洞的心上。

你知道，在那个你最终选择缺席的周末，在那个冰冷的雨夜，那个会做“勇气小熊饼干”的女孩，永远地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片阳光，永远地失去了她的“家”，她的堡垒彻底崩塌了。而她，连同她所有的甜味与苦涩，她未完成的摇滚梦，她那些还没来得及分享的饼干配方，她笑着说“我们是战友”的样子，都彻底地、干净地、残忍地消失在了你的世界里，无处寻觅，无处告别，只留下一个冰冷的、充满悔恨的问号。

你下意识地伸手进桌洞，指尖触到了一个用纸巾小心包着的东西。是上周她给你的、那块她称之为“迷茫云朵”的、烤焦的饼干。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已经受潮变软，像一团凝固的、绝望的泪水。它像一个无声的、冰冷的、充满了无尽酸涩与永恒遗憾的句号，沉重地、狠狠地，压在了你青春的记忆里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、潮湿的伤口。

视听图像更像是静默的幕布和墙面，溶解，淡入..逐帧逐帧的，每个像素的渗透与倒映，

海风像雕刻花语的刀刃，只有潮汐在身体里。血管里的微雨，指尖的潮湿，呼吸的温凉，从

生命中穿流而过，在历史与命运中也不管停息。水洼倒映着飞逝的记忆，堤岸重塑着消

失的界限与本质。不变的变，确定的不确定。

窗外的雨，不停不休地下着，冰冷地、固执地冲刷着这个模糊而苍白的世界，却永远也冲不散那弥漫在心底的、名为“如果当初”的，潮湿而永恒的遗憾。那雨声，仿佛成了那段短暂感情唯一的、悲伤的安魂曲。